

楊惠嫻·張毅 26年琉璃之人間探索

唯有慈悲

楊惠姗·張毅 26年琉璃之人間探索

唯有慈悲

2013. 11. 25 — 2014. 4. 6

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第三、四展覽廳

關於楊惠姍的今生大願

琉璃藝術家、琉璃工房創辦人 張毅

1996年，楊惠姍第一次到了敦煌，敦煌研究院感於楊惠姍對於佛教藝術的熱情，特別開放了敦煌莫高第三窟，允許楊惠姍進入觀摩。

這個元代佛窟，僅存的一幅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壁畫，是中國佛像藝術極其著名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造像之莊嚴華美，是中國佛像藝術之僅見。

臨摹中國各朝各代的佛像已近十年的楊惠姍，見到千手千眼觀音壁畫，極其動容；然而，從研究院的專家口中知道：這幅壁畫由於繪製在砂岩壁上，不斷滲出的鹽份，以及各式大氣的變化，壁畫面臨逐漸消失之危機。

楊惠姍頓然無言。

對於楊惠姍，這不僅只是千手千眼壁畫的消失，而是佛教藝術的消失，更是慈悲和智慧的人間觀照消失，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人間，是一個歷史文化傳承的中斷。

楊惠姍想到在梵諦崗看見的蔓延數公里的人，從世界各角落趕來，排著幾小時隊伍，只為了親眼看見米開朗基羅的受難像。楊惠姍認為那不僅是藝術家的嚮往，而是人心對於宗教藝術裡的大愛和悲憫的渴望。

楊惠姍心裡有了決定。

從1996年開始，近二十年來，楊惠姍毫不中斷地，不計任何代價以各種材質：以雕塑的方式，重現敦煌莫高第三窟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她的目的不是雕塑一尊佛像，而是薪火相傳一種悲智修持。

最高的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高達五公尺高，供奉在台灣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的普陀洛伽山觀音殿，全身遍飾琉璃瓔珞，敬禮信眾迄今超過一千萬人以上。

然而，楊惠姍永遠用各種方式提醒所有的觀眾，自己並不是藝術家，造像緣自敦煌莫高第三窟的元代千手千眼壁畫。

這個千手千眼觀世音的造像活動，已經成為楊惠姍個人的一種超越現實世界束縛的精神修持，這樣的創作活動，經常是不考慮俗世生活的，甚至挑戰創作的臨界，包括她自己的身體生理條件，為了在一定時間限制，完成佛陀紀念館的千手千眼觀世音，她七天之內，幾乎不曾睡眠。

而由於感於佛經提及的「身如琉璃，內外明徹」的精神狀態，楊惠姍更以有生之年，發願燒鑄挑戰高度極限的琉璃千手千眼觀世音。

從2008年起，一米琉璃千手千眼觀音造像完成，已經成為美國康寧玻璃藝術雜誌認為是世界最精緻繁複的水晶脫蠟鑄造法藝術作品。

然而，楊惠姍立即開始規劃兩米琉璃千手千眼觀世音造像，為了這尊兩米琉璃作品，楊惠姍必須設計訂製內徑高達四米的窯爐，僅僅窯爐燒鑄時間，長達一年的時間。

歷經四年的準備，訂製窯爐，雕塑原型；2012年，兩米的琉璃千手千眼觀世音完成。

這尊兩米高的琉璃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更是世界玻璃藝術史上，現存的最大最細緻的佛像藝術作品。

然而，楊惠姍一心一意想著更大更高的琉璃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可以想像，只要楊惠姍的生命仍在，那麼千手千眼觀世音的造像，就要向更大更高更艱難的挑戰進行，因為，對楊惠姍自己而言，慈悲和智慧的修持，是沒有止境的，而對於這個人間，透過佛菩薩的造像，喚起更大更多的對生命慈悲和智慧的觀照，更沒有止境。

這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造像活動，已經成為楊惠姍的今生大願，但是，楊惠姍心中真正的目的，應該是在這個不安的人間裡，讓一種無盡的悲憫遍行，成為每個人的大願。



普陀洛伽山觀音殿—高雄佛陀紀念館，千手千眼觀音造像，總高近5米，滿身華美琉璃瓔珞；是楊惠姍至今最大的千手千眼觀音彩塑造像。



星雲大師看到觀音殿內的千手千眼彩塑觀音像完成時，十分感動，笑咪咪對楊惠姍豎起大拇指說：「一百分！」

楊惠姍、張毅的琉璃故事從這裡開始

如果生命是一條未明的道路，每個人都走在黑夜的沙漠中，尋找著屬於自己的最閃亮的那顆星星。對楊惠姍、張毅而言，琉璃，就是引領他們向前進的閃耀星子。

提起80年代的台灣電影，沒有人不知道楊惠姍和張毅，連續兩年得獎的金馬影后，和亞太影展、金馬獎的最佳導演，在電影事業上的絕佳默契，把他們推上了事業的巔峰。旁人羨煞、妒忌的目光還未消退，兩人卻一個轉身，走進琉璃與焰火交織的大千世界。

如果你讓他們形容彼此，會得到這樣的答案。

張毅：「她是個傻子。」

楊惠姍：「他射箭去了。」

一個是執著的傻子，一個是天馬行空的射手，看似極端不同的兩個人，卻在1987年，一起成立了「琉璃工房」——台灣第一個玻璃藝術工作室，將現代琉璃藝術的創作作為終身的志業。

為什麼是琉璃？

電影雖是兩人所愛，但他們卻發現電影無法掌控的因素實在太多，總存在著找資金、好演員、好團隊種種問題，要永無止境的等待機會，沒有一點絕對性。作為一個有文化熱情和文化企圖的人，張毅對於民族文化的傳承，仍有許許多多的不滿足與憂慮，他不斷問自己：「能不能找到一個能夠持續學習、累積，並能夠全然掌控的文化事業？」

在電影生涯的最後一部作品裡，兩人初次邂逅那光影變幻動人的玻璃藝術，楊惠姍回憶當時的選擇，「在電影十多年，拍了120多部電影，對電影的學習而挑戰，有一定的了解，而面對人生，總覺得想要再試試的欲望，讓我一直幻想：如果還能在後半生有一個新的可能，是多有趣的事。為什麼不是其他的工藝美術，而是琉璃？我想主要是因為在中國的近代工藝發展裡，這個創作竟然是『零』，面對1960年，美國Studio Glass運動在全世界的發展，作為一個華人進入這個領域，讓我們覺得興奮。」

因此楊惠姍、張毅不用Crystal，不用art glass，而沿用中國漢代以來對玻璃的稱呼——「琉璃」，除了傳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更希望華人的現代琉璃藝術，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為什麼選擇Pâte-de-verre脫蠟鑄造法？

起初，在歷史文化的學習觀照之下，楊惠姍、張毅心中明白，要走出華人琉璃藝術的道路，就必須選擇一種能展現出中國雕塑美學中，對於細節紋路的講究，如青銅器的藝術表現的技法。而脫蠟鑄造法，正好能提供一種準確的細節的創作空間。

然而脫蠟鑄造技法，雖在中國漢代就已成熟，但隨後失傳，成為中國工藝史上的遺憾。為了發展失傳兩千年的技法，張毅和楊惠姍面對一生最大的壓力和挫折，由於沒有任何專業背景，不斷地研發技法失敗，起步的三年半裡，他們負債高達七千五百萬台幣，在所有資產耗盡後，開始抵押房屋、四處借貸，那是一段每天都不知道明天在哪裡的日子。經過幾千次的試燒，面對一爐爐無數的破碎玻璃，終於一點一點摸索出工藝技法的流程。

與生命體驗相契合的藝術語言

爾後十年，藝術家對於技法的掌握逐漸熟悉，技法慢慢成了次要的問題，琉璃藝術本質上的思考和創作，開始成為他們更渴求尋找的。隨著生命的不斷累積，楊惠姍和張毅回顧這26年，發現自己的生命歷程，何嘗不是他們探索的琉璃特質？它的脆弱、它和光的關係，形成特殊的視覺變幻，始終提醒著藝術家，生命裡時時充滿了「無常」。

這種在創作過程裡，明顯的生命關懷，以及期望有所為的創作，對於社會人心有益，自然和中華民族近代歷史的動盪，以致文化的中斷，社會缺少一種深刻的生命價值觀念，有密切的關係。

楊惠姍作品的《無相無無相》系列，直述對於金剛經所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的感知。《一百年，一朵琉璃花》系列，從自然關懷，重新檢視中國人對於花開花謝的無常反思。張毅的《自在》系列，強調了當下的隨緣見解，焰火禪心，更是演繹了禪意自在無形。

這些清晰軌跡，一貫地印證，楊惠姍和張毅，依循著生命的變化，全力地希望他們的琉璃創作，是他們的人間探索，這些探索，讓他們創作，不僅是藝術創作，更是人生意義的尋覓。

張毅曾說：「在偌大的無常的不安裡，仍然唱著自己的歌，逕自地向前走著，不也是人間的生命通象？」

彩雲易散琉璃脆，透過琉璃，楊惠姍、張毅想說的，不一定是生命的解答，而是一份熱情擁抱生命的堅定力量。

一切有爲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琉璃之人間探索

在藥師經裡提到的第二大願說：
「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徹。」

我常在想，一千多年前，
印度佛教的哲學不至於幻想有一天身體變成玻璃了吧？
如果不是身體變成玻璃，
那變成玻璃的是什麼呢？
是他的心——希望他的心像玻璃一樣，
那麼明澈，那麼內無瑕穢。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境界？

——楊惠姍



人間八仟億萬佛

時空跨越，
萬古如一瞬，
無以數計，
無所不在，
慈悲，
如亙古之心，
如恆河之沙，
人間八仟億佛。

——慈悲，是世上無所不在、千千萬萬的佛

為什麼佛有這麼多個？

在多年的佛像造像修學的過程裡，楊惠姍不斷思索：佛像究竟是什麼？「有一段時間，我幾乎天天在做佛像，用手、用眼、用心去觸摸、感受，所有書面資料背得滾瓜爛熟，四處佛像也算看得不少，但敦煌對我是一次震撼教育。從月牙泉、鳴沙山，到禮拜在窟窟相連、浩瀚無際、千年的諸佛菩薩面前，那種心悸撼動，既如同遠方遊子近鄉情怯，又惟恐自己腳步重了，會驚醒千佛……。」

敦煌石窟中排山倒海的佛像，震懾了她——人的煩惱，竟然需要這麼多的佛的幫忙！藝術家創作了《人間八千億萬佛》系列，每件作品上鑄著許多許多的佛像，「八千億萬」不是具體的數量，這些重複、同樣的佛像，是人間嚮往慈悲的體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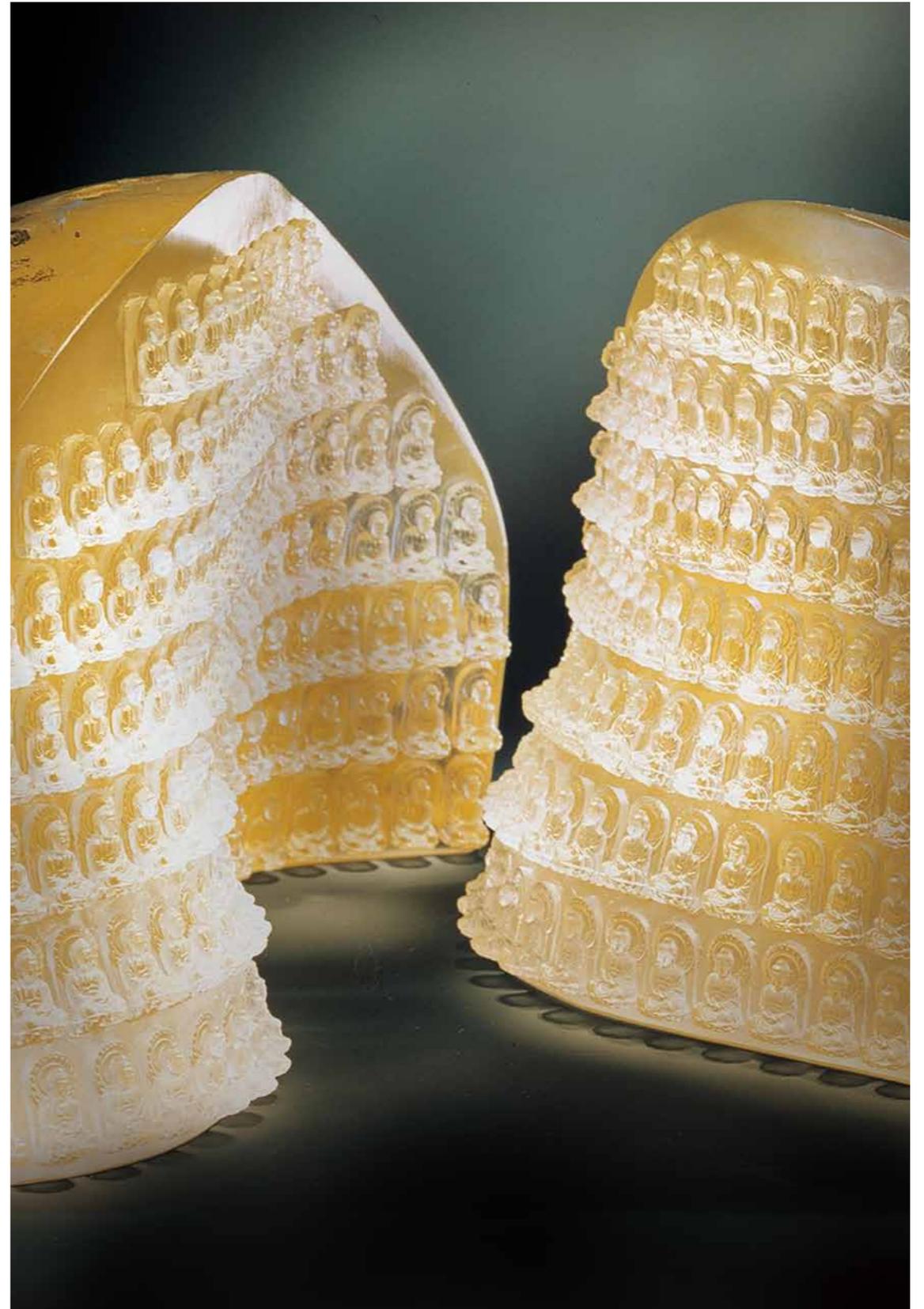
楊惠姍說：「透過佛像造像，觀想冥思一種慈悲的面貌，不光是一種創作活動，更是我自己的冥想和修持。」人的一生充滿無數煩惱，煩惱健康，煩惱財富，煩惱家庭，煩惱工作，今天解決一個煩惱，明天又有新的煩惱。面對生命的一切困境，藝術家觀想生命的意義，並透過佛像，想像佛的慈悲，將人生的苦轉化為安定心靈的力量，一點一滴地探索生命的出路。



1996年，楊惠姍、張毅踏上了敦煌鳴沙山的無涯荒漠。楊惠姍在鳴沙山，莫高窟虔敬苦思。以敦煌為師，起北涼至晚清，一千四百餘年，中國歷朝歷代無數的佛師，在山壁洞窟裡，留下一生的心血。受到敦煌佛像啟發，藝術家以琉璃脫蠟鑄造法創作《人間八千億萬佛》系列，不同於單個佛像雕塑，她讓相同的佛像重複出現，象徵世間眾佛的大慈悲相，是楊惠姍個人佛像創作風格的一大轉變。

此系列作品，為中國廣東美術館、中國深圳關山月美術館及中國甘肅敦煌研究院的永久典藏。

上頁作品：〈人間八千億萬佛〉 右頁作品：〈大圓鏡智〉



無相無無相

我想像自己

退到一個宇宙中最高的地方，

回頭看看短短五十年的生命，

楊惠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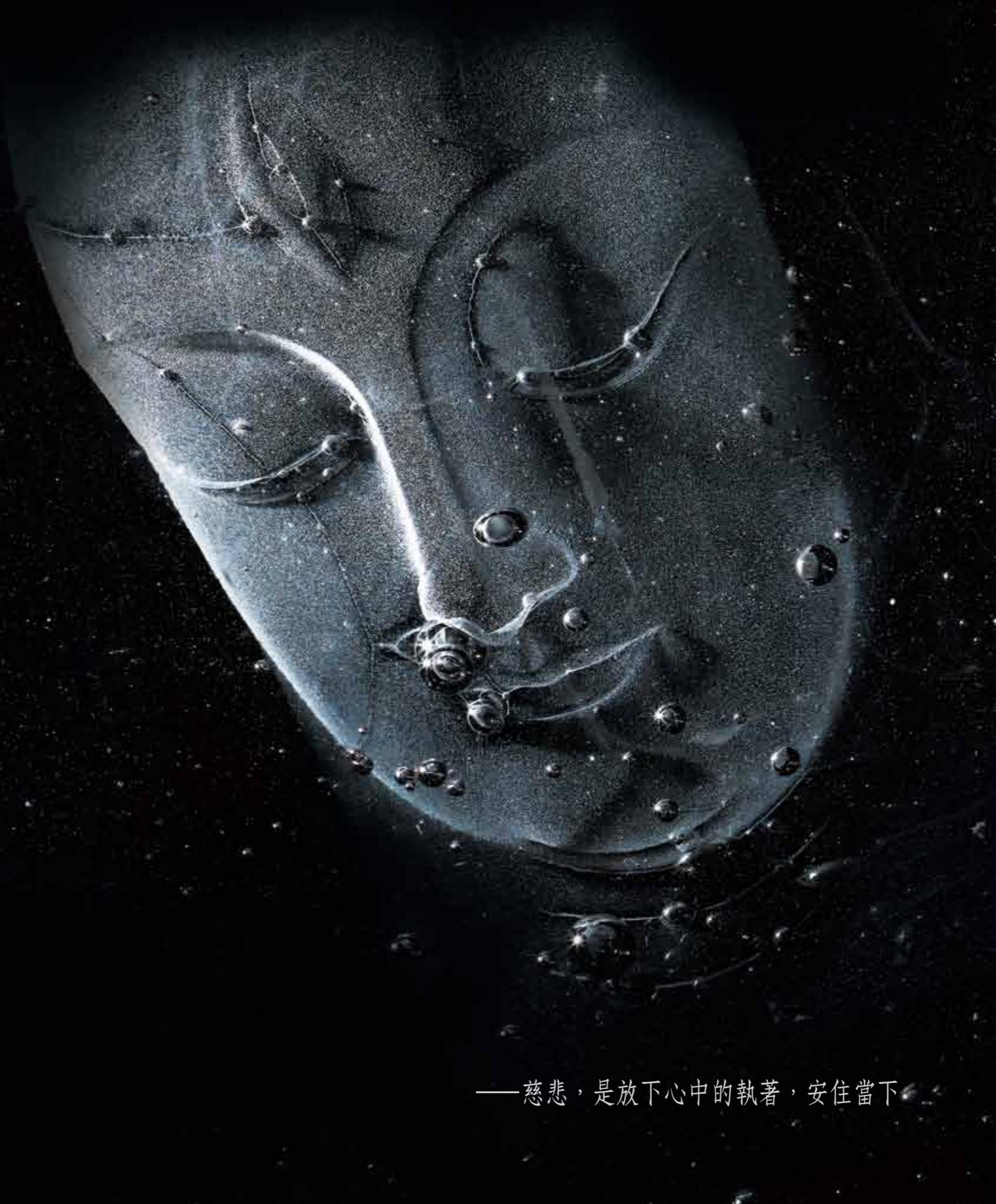
是不是一個宇宙裡的小小氣泡？

那些氣泡，升起的，

像是生命，又那麼虛幻，

那麼絢麗，那麼不能掌握。

這不就是人生嗎？



——慈悲，是放下心中的執著，安住當下

為什麼佛好像要消失似的？

楊惠姍的第一件琉璃作品，即是一尊佛頭。在初期琉璃脫蠟鑄造技術的發展過程中，對於傳統佛像的臨摹雕塑，是她的琉璃藝術創作第一階段（1987-1997年）的摸索學習。然而，傳統的佛像造像，多注重於造型上的表現，楊惠姍內心所思考的是：如何說出那些內在的思想？

1998年，張毅心肌梗塞病危，楊惠姍第一次知道生命無常是怎麼一回事：「我以前看一些基本的佛經，說實話，懂得，可是並不深刻。譬如：『夢幻泡影』，太深奧了。」陪伴張毅渡過生死關頭，楊惠姍有了更大的醒悟。在《無相無無相》系列中，寫實的佛像頓時抽象了起來，如夢似幻的，半透明的佛相與小小氣泡，看起來像是快要消失，又好似即將浮現，呈現了她對人生苦短，一切如夢幻泡影的省思。

「無相」——世間所看到的，一切的存在事物，並非永恆不變，看到「相」時，要想到也許會剎那間消失，例如恩愛的夫妻，可能因為一點小事，兩人從此分開，這就是佛家所謂的，無法避免的「無常」。生命中的來來去去，有留不住的，也有送不走的，學習放下心中的執著，放下對於過去與未來的執著，我們或許能更寬容地看待這個世界，進而擁有另一種生命境界。



1997年開始，楊惠姍嘗試用複鑄法創作佛像主題作品。1998年，楊惠姍在張毅的協助之下，正式發表《無相無無相》系列作品。藝術家將脫蠟鑄造的琉璃佛像，進行不同程度的處理，並在適當的溫度下，鑄入另一個透明空間裡。似透非透、似有若無的佛相，貼切地表現了創作者的某種內在思維，或甚至創造了一種對佛經的論證性的開放想像，法國當代最著名的玻璃藝術家安東尼·勒彼里耶Antoine Leperlier曾這樣形容此系列：「彷彿是這個藝術家捕捉了冥思之中的吉光片羽，並以具體的形式展現了消逝中的片刻。」

此系列是楊惠姍琉璃佛像創作的重大轉變。1998年在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首次展出，2001年，應美國寶爾博物館（Bowers Museum）之邀，與美國現代玻璃藝術大師戴爾·奇胡利Dale Chihuly進行聯展，之後從形式和技法不斷地研發創新，已是楊惠姍重要的個人創作風格，被國內、外認為開創了新的琉璃風貌。

上頁作品：〈萬相見般若〉 右頁作品：〈菩提之路〉



更見菩提

如果苦厄滿天，
是否依然慈悲歡喜？
如果處處渾沌，
如何安心見性？
從動蕩，從困頓，
菩提
更見澄明。



——慈悲，是接受、擁抱萬物的不同

為什麼佛像被鐵網包圍？

楊惠嫻一心一意地投入琉璃創作，一度累到左耳耳鳴，甚至聽不見，生活大受影響，她形容自己就像一隻壞掉的電話，分不清楚聲音的方向，還時不時會有嘈雜的音訊。對於一般人來說，耳鳴是件極為不舒服的事情，而對於創作時需要心靈平靜的藝術家，更是難以言喻的干擾，最後她試著協調身心的混亂，將壓力轉化成創作的意義，學習接受，學習克服突來的生命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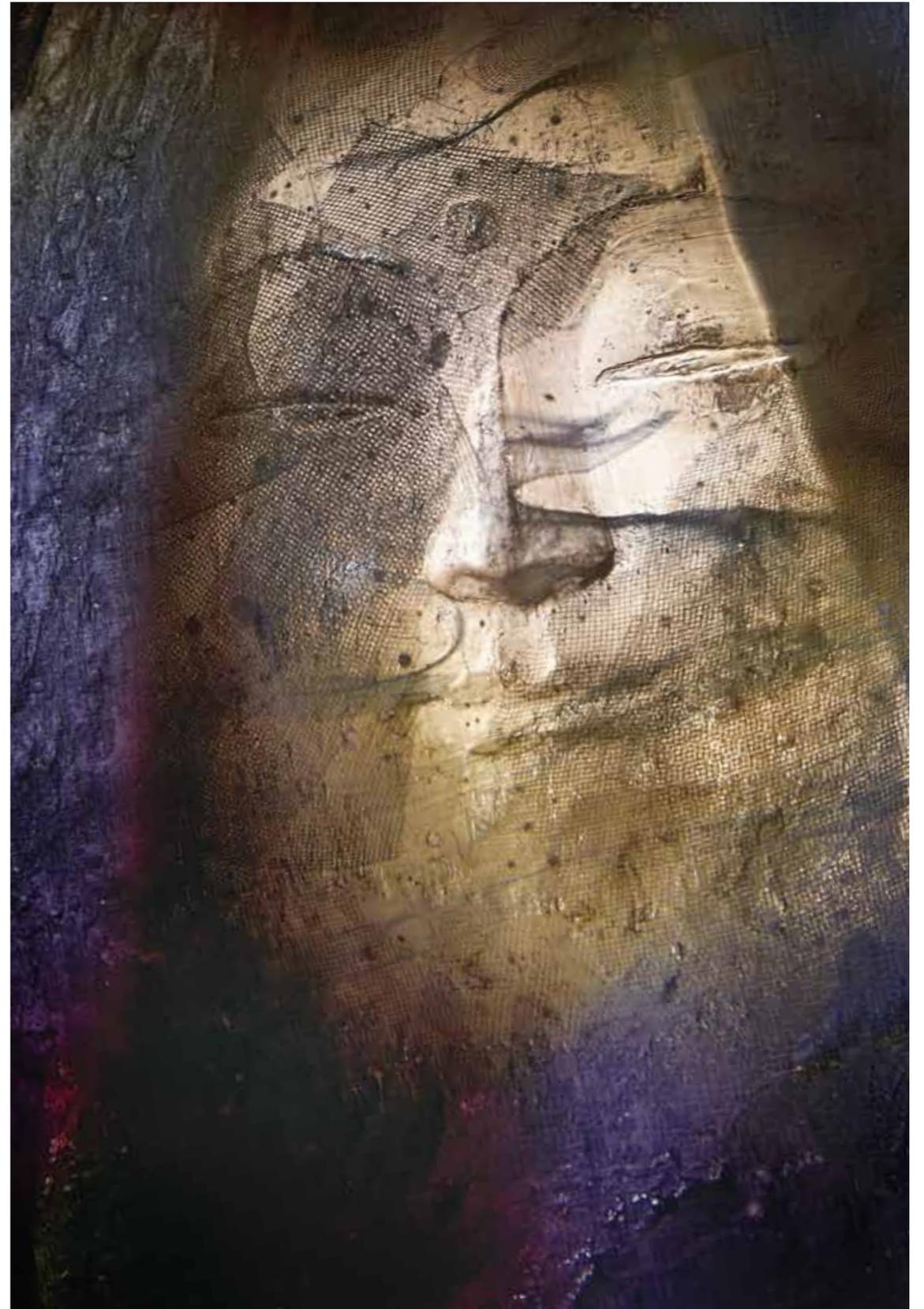
這次跨越生命困境的體驗，觸動了楊惠嫻對佛像創作的全新思考。《更見菩提》系列結合了琉璃與不銹鋼鐵網，兩種材質的屬性不同，原本極難相容，楊惠嫻曾說：「如果可以完成，它就是一種融和。我覺得人跟人，跟這個世間萬物，就是一種異材質的相處。就算是最親密的人，還是相異的，對不對？他的身體結構、他的思維、他的種種，我們再怎麼像都不會是完全一樣。」《更見菩提》系列展示一種彼此包容、彼此諧和的可能性：侵入琉璃的鐵網，如同人生中種種挫敗與對立，若能試著以如琉璃般澄澈、平靜的心，去接納、擁抱它，將這些「非我」也視為「大我」的一部分，是不是一種對自己也對他人的慈悲？



2010年，楊惠嫻發表《更見菩提》系列，此系列成功展現了玻璃藝術史上之極少見、難度極高之技法——成功融合鐵網、琉璃兩種物理屬性截然不同的材質（因兩者融點不同，於高溫燒製的過程中，常常瞬間碎裂，無法預測失敗率）。英國玻璃雙年展主席安德魯·布華頓Andrew Brewerton形容：「楊惠嫻竟然將玻璃藝術的語言特質，結合了她個人人生的閱歷，讓玻璃藝術詮釋了一種東方生命的形而上學的哲思，這是藝術創作和真實生命的奇特結合。……被酸蝕過的焦黑金屬網，最後變成了那麼樣的輕柔，那麼樣的優雅，像是用雲彩所編出來的織錦一樣。事實上看到這個作品，讓人震撼不已，無法用言語說明，這是來自台灣的琉璃藝術家，她對於國際上當代琉璃藝術能做出獨特的貢獻。」

2013年，《更見菩提》系列接連於法國CAPPZA藝廊、香港大會堂、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法國當代最著名的玻璃藝術家安東尼·勒彼里耶Antoine Leperlier直指：「楊惠嫻傑出的琉璃系列作品《更見菩提》，在佛像雕繪的藝術領域又留下一個全新而原創的指標。」

上頁作品：〈無懼無畏〉 右頁作品：〈萬法有情〉



自在

在缺憾裡

發現更大的完整

在黝黑裡

發現豐富的色彩

沒有生命的掙扎

何來自在的覺悟



——慈悲，是欣賞此刻的不完美

為什麼佛這麼黑？有點醜？

張毅曾經說過一個故事。一個三歲的小沙彌在沙地上畫畫，快要完成時，差點被路過的大人踩到，小沙彌一臉緊張地保護他的畫，大叫：「小心！」大人覺得很有趣，低頭問他：「你在畫什麼？」小沙彌指著地上的畫，笑著回答：「佛。」大人左看右看，怎麼也看不出來，只好說：「長得好不一樣」，小沙彌依然面帶笑容，完全不在意地說：「看不懂也沒關係，這是我的佛。」每個人的心裡，都有自己版本的佛，不管它長得什麼樣子。

若問：「張毅你在做什麼？」張毅會說：「我的心裡不自在，所以，我作《自在》。」隨著當下的感受，張毅創作屬於他的佛。他的佛，不需要很對稱，也不用很莊嚴，它可以是歪的，沒有嘴巴的，手很大的，帶有一點不刻意追求的自然，佛的氣質有些隨意、散漫，還有些不經心，充滿了人的趣味，以及不拘的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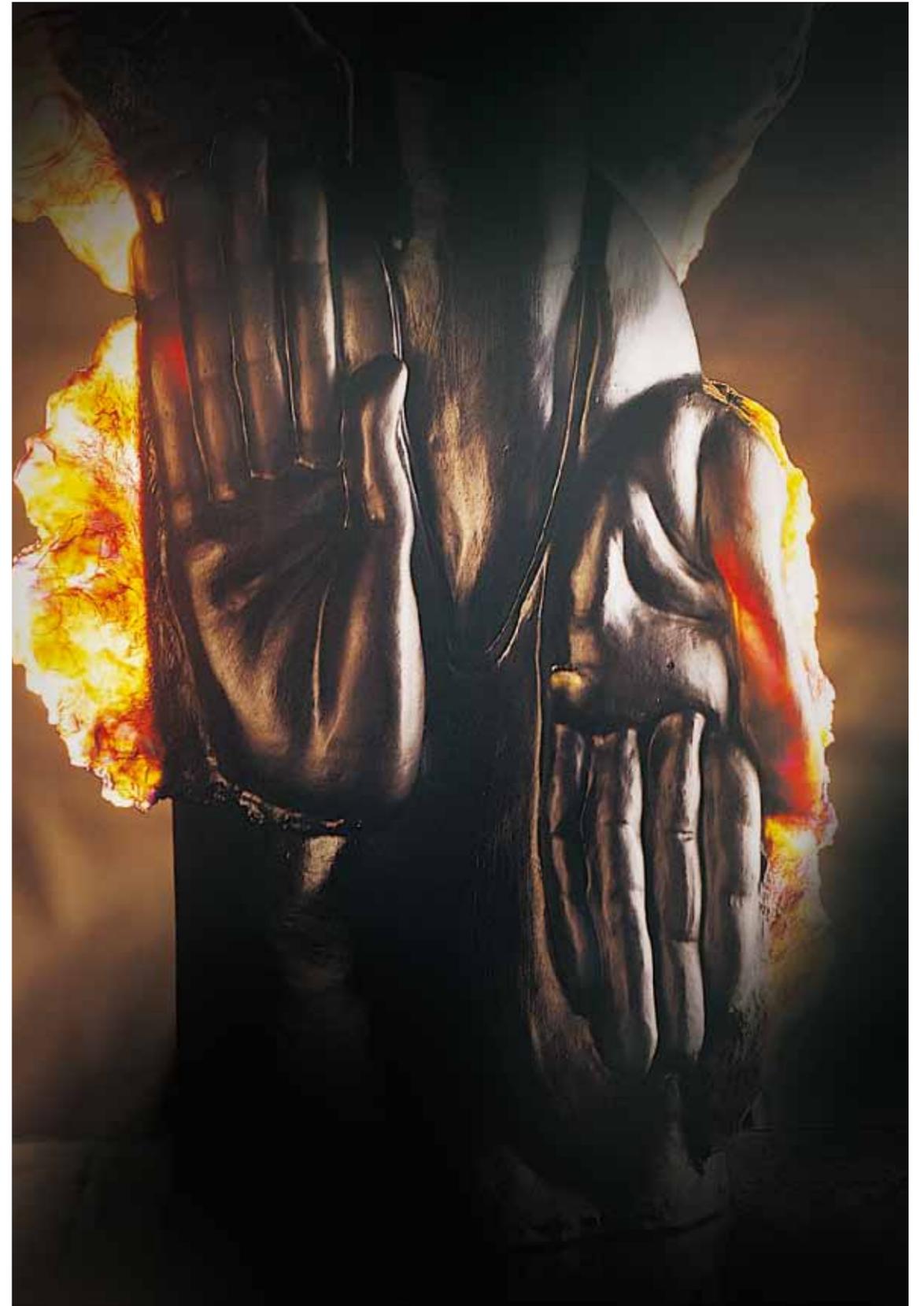
佛像的邊緣，藝術家特別保留了一圈破裂痕跡，彷彿尚未完成，佛的身體樸拙黝黑，透過光的折射，卻能從殘缺中看見許多色彩。對張毅來說，人也是如此。沒有完美的人，也沒有絕對順遂的人生，我們卻一心想追求完美，所以總是不開心，感到不安，對自己、對別人感到憤怒。為什麼自在佛，能笑得如此安詳？承認一切的不完美，珍惜當下已擁有的，世界會比想像中的更寬廣更美好。生命本苦，何不不自在地飛翔？



有一天，楊惠嫻對張毅說：「你寫了一輩子的書法，為什麼不用毛筆畫畫看你心中的佛？」張毅使用毛筆繪製《自在》的草圖，筆下的「自在佛」，姿態寫意自然。2001年，張毅使用琉璃脫蠟鑄造法，創作《自在》系列，是他首次的琉璃佛像創作。張毅刻意讓佛像邊緣出現不規則的，類似裂模滲漏的痕跡，讓光線透過破裂的琉璃，映出迷人色彩。

此系列作品〈千一自在〉，於2010年受到世界博覽會World Expo中國館永久典藏肯定。

上頁作品：〈抱拙自在〉 右頁作品：〈無畏自在〉



天上人間 唯有慈悲

26 年的琉璃創作，
楊惠姍試著在學習裡、在臨摹中
回歸物體本身的形，探索內心，
佛像創作是如此；
琉璃花朵的創作，也是如此。

楊惠姍觀察周遭，
每一朵的花開，都令人感到興奮與喜悅，
花開花謝，都是生命的參照，
因為那是生命裡的奇異色彩：
一朵朵綻放，微開，含情，奔放，
每一朵花自成獨有的姿態，
春夏秋冬的循環，每一刻都值得等待。

楊惠姍想把所有見過的花，都用琉璃材質做出來。
她要做得更多，做到最真，
讓每一朵花、每一個生命，都是一份祝福；
讓每個時刻，都美好常在。



焰火裡的禪靜／焰火禪心

烈焰炙身

汗水映火舞

意志點亮生命

淬煉

火蓮華一朵

剎那

即靜 即禪



——慈悲，是在逆境中，挺身綻放的一朵花

為什麼在沒有生命的地方長出生命？

攝氏1400度的高溫下，琉璃漿滾燙得嚇人，狀態有如麥芽糖一般，楊惠嫻、張毅與琉璃工房的工藝師團隊流著汗水，與溫度、時間戰鬥，完成吹製的琉璃瓶身與脫蠟鑄造的琉璃花，還得找到適當的溫度，讓琉璃花與琉璃瓶子結合，過程必須極為專注，如果一個不小心，就會前功盡棄。每件作品的創造，都是在火裡新生，在火裡淬煉，在火裡蛻變。

楊惠嫻的《焰火裡的禪靜》系列，有如度過寒冷的冬天後，還能靜靜地綻放的花，姿態優雅而動人；張毅的《焰火禪心》系列，是在烈火燒盡的大地裡，從灰燼中再度萌發的花，開得深沉又隨意。兩位藝術家的花，是歷經困難後，長出來的生命之花；花的美，美在當下，美在那股逆轉生命的強韌力量。原來，生命最美麗，最令人感動的，是挫折毀滅不了的堅強意志，在最幽暗貧瘠的低谷中，我們能不能挺身而出，用意志開出一朵光亮的花，以溫柔的心，撫慰其他生命，照亮大地？



用沒有生命的材質，說生命的故事，是藝術家畢生的使命。這是楊惠嫻與張毅第一次，針對同一個生命的命題，用琉璃各自闡述的對話。

2010年，楊惠嫻在高溫中將吹製的巨大琉璃瓶結合脫蠟鑄造花朵，讓花朵離開瓶身站出來，呈現花朵的真實。自煉獄般的極端炙烈之後，呈現出細膩淡雅的禪靜，讚頌著生命。2012年，張毅改以在沙漠中預先埋入脫蠟花朵，在沙漠中進行吹製，同時接合花朵與瓶身，讓琉璃漿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奔放，凝結成最自然的狀態，在充滿不定性中，展現了隨性、不受拘束的生命禪意。它像一個人，隨心所欲，無入而不得，張毅要的，其實不能說是隨意，而是當下。當下，即永恆。

上頁作品：〈焰火禪心-曇花〉 右頁作品：〈焰火禪心-蘭花〉



澄明之悟

在光裡覺醒
發覺週身透明清澈
如夢
如幻
對色彩竟了無罣礙
莫非是
已然頓悟



——慈悲，是謙卑地面對生命

為什麼花做得這麼大？是透明的？

楊惠嫻的《澄明之悟》系列作品，一件件脫蠟鑄造的巨大琉璃花，花瓣、花蕊細膩而逼真，呈現生命燦爛美好的姿態，她曾說：「人生是短暫與痛苦的，而存在是虛無的，……花朵愈大，愈顯完美，同時也能承載愈多的憂傷苦痛。」凝住生命最美的一瞬，盛開的琉璃花看起來如此真實，尺寸卻又如此巨大，彷彿只是存於心中的虛妄幻影。

正如藝術家經常提到《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經》第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徹。」「澄明之悟」的「悟」，或許是楊惠嫻對於生命的一種領悟：當花朵開到最大最美的時刻，同時也是即將凋謝的時刻，如同人生所有美好的事物，隨時都有可能消逝。當她透視了生命的本質，她突然覺得，花應該是澄澈的，是穿透的，於是藝術家抽離全部的色彩，讓花朵從彩色變成透明無色。那層層盡力開放的花瓣，與昂揚向上的透明蕊心，提醒著我們生命的本質即是無常，既然它是那麼難以把握和短暫，我們是否能用更謙卑的心，去尊重每一個生命的存在，去珍惜每一個當下？



2007年，楊惠嫻精準地掌控脫蠟鑄造法，創作大型琉璃雕塑《澄明之悟》系列作品，風格大膽創新，充滿了視覺張力，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館長蒂納·奧德諾Tina Oldknow曾說：「我先前看過照片；但是，親眼看見作品，才感覺它令人震撼的力量。楊惠嫻的作品完全不是照片所能傳達。」她認為，那種照片不能傳達的，巨大的尺寸及光線的複雜變化，正是楊惠嫻作品的獨特魅力。

《澄明之悟》系列作品被多間世界權威博物館永久蒐藏；2007年，美國紐約藝術與設計博物館（Museum of Arts & Design）、康寧玻璃博物館（Corning Museum of Glass），同時典藏《澄明之悟》。2010年，丹麥艾貝爾托夫博物館（Museum of Glasmuseet Ebeltoft），典藏《春之舞》。

上頁作品：〈荷之醒〉 右頁作品：〈春之舞〉



一百年，一朵琉璃花

每一朵花，
都是對生命的探詢。

片刻乍現，
換來絕美永恆。
柔和含蓄，
醞釀頑強綻放。

花如此，
人生亦如此。



——慈悲，是勇敢的活著

為什麼一百年才開出一朵琉璃花？

楊惠姍心中永遠留著一個人的名字——艾米爾·加萊Emile Gallé。十九世紀，法國琉璃藝術大師Emile Gallé以他一生的精力，創造了玻璃史上最動人的花朵「法國玫瑰」，在1878年的萬國博覽會上，讓全世界為之驚艷，張毅曾這麼形容：「玫瑰的姿態，如在風裡，花瓣有些搖曳未定，粉色裡，看見工具筆觸，提醒你，是一種生命的寫意，沒有精緻地臨摹，然而，那些粉色裡的色彩變化，讓玫瑰像是迎著光……。」Gallé所創作的生命，無論土裡長的，天空飛的，都是為了表達對於上帝的歌頌，與自然生命的熱愛。

Gallé那深信一朵花是一個宇宙的生命哲學，成了楊惠姍心靈嚮往的境界，她期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現那份生命的美好。藝術家讓琉璃花開得更大、更有力量，色彩更加鮮明、靈動，這樣的奮起綻開，是生命的姿態，更是楊惠姍心中對於那個姿態的感動。一旁待放的花苞，象徵著自然生命的生死循環、永不休止。一百年前，有Emile Gallé，一百年後，有楊惠姍，藝術家們以琉璃凝結了花朵最美的當下，期望每一朵花、每一個人都能如此頑強地綻放自己的人生！



Emile Gallé，是十九世紀法國琉璃藝術代表，是歐洲新藝術時期最偉大的琉璃藝術家。Gallé一生致力於琉璃創作，精熟各種玻璃技法，包括吹型、套包、熱塑、釉色、銅輪雕刻、酸洗等，所用技法的複雜與多樣，在琉璃工藝史上，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將大自然裡最美麗的畫面，融入作品設計中，充分表達了他對植物的特殊情感，而這些主題也是歐洲新藝術時期最重要的風格。然而，熟悉玻璃技術的人都知道，Emile Gallé在創作玻璃花朵時，仍留有遺憾，因為在他擁有的這些技術範圍裡，仍有在色彩上，造型上的侷限。

2012年，楊惠姍發表《一百年，一朵琉璃花》系列作品，挑戰了pâte-de-verre脫蠟鑄造技法的極限，藝術家精準掌握色彩、造型，將粉燒定色法運用至極致，使琉璃花的顏色像繪畫般層層渲染開來，呈現出令人屏息的真實、豐富的色彩。相隔百年，楊惠姍和Emile Gallé，兩個不同民族、不同技法的藝術家，在不同的時空裡，對琉璃藝術做出最大的貢獻。

2013年，此系列作品〈且舞春風共從容〉受到北京中國美術館典藏肯定。

上頁作品：〈順心而生〉 右頁作品：〈艷陽天〉



今生大願

「千手千眼觀音，原是修行的平常菩薩，
原來，也只有正常雙手雙眼，發心度盡眾生苦難。
在反覆的修行之中，
觀音看到未度的生命仍然無窮無盡，
再度發下誓願
『我當度盡一切眾生，若我退轉，當令我身裂為千片！』

如此不斷精進度苦之工作，
當他又再觀視六道苦海，看到自己曾救度過的生命，
因再度犯錯，又再落入苦海中……
這一瞬間，觀音的決心動搖退減了，
雜念一起，立刻粉碎成片片身骨，
然而，觀音的心念，卻從此升起了懺悔，
發了更大的精進修行之念，
這些心念，浮游在太虛之中，歷經了無數歲月，
以懺悔和慈悲念力，凝聚了那些已經粉碎的片片身骨，
每一片身骨都化了手眼，重新聚成了今天的千手千眼觀音。」

關於千手千眼觀音的故事，或許有很多版本，
但對楊惠姍、張毅來說，他們寧願相信這個版本，
希望有一天在人間，也能實現這份不可能的慈悲。



傳遞一份永恆的慈悲——楊惠姍的今生大願計畫

許多人生中的看似偶然，其實也是必然。對楊惠姍來說，敦煌，不只是甘肅敦煌莫高窟這個地方。在她心裡，敦煌是從北涼開始，到晚清為止，一千四百多年的一種藝術熱情，更是一千四百年的慈悲力量。

1996年，楊惠姍與張毅踏上了敦煌鳴沙山的無涯荒漠，親眼所見敦煌石窟中漸漸剝落的元代千手千眼觀音壁畫，帶給他們一種單純而巨大的悸動：千年來多少無名的佛師，耗盡一生的心力與熱情，只為留下一幅撫慰人心的佛像？斑駁褪色的千手千眼觀音，曾度盡了多少人們的苦痛，傾聽他們對生命的祈求？

望著壁畫逐漸消失，想著這曠世的美麗莊嚴，終將與世人永遠絕緣，楊惠姍心想，這份累積千年的慈悲與熱情，能不能透過琉璃再度延續下去？「我希望能以琉璃永留千手千眼觀音」，楊惠姍以一個自身有創作力的藝術家，寧可以前人之構思為圖，許下今生大願——以琉璃材質立體重現第三窟元代千手千眼壁畫，讓那些任誰都曾經有過的，對生老病死的不安，對愛的不安，對失去的不安，都能在這份無盡的慈悲撫照之下，找到出口。

1999年，中國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邀請楊惠姍在藏經洞發現一百年紀念時，到敦煌展覽，楊惠姍開始奮起，雕塑第三窟千手千眼壁畫立體造像。日夜不休工作五個月後，九二一大地震，第一尊觀音高一百多公分的泥塑原型，從離地一百公分的工作臺摔下，斷裂成數段，五個月的心血歸零。楊惠姍堆起塑泥，重新再起，2000年5月，高一百六十公分，以玻璃纖維（POLY）製成的千手千眼彩塑觀音完成，現已是敦煌研究院永久典藏。

2006年，楊惠姍的今生大願第一階段完成，以琉璃（LIULI）燒製出高一百公分的千手千眼觀音——「千手千眼千悲智」，這尊琉璃觀音是敦煌第三窟壁畫首次以琉璃材質立體呈現，已被列入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2008年《New Glass Review》重要記錄之中。

2012年，琉璃工房成立第25年，今生大願進入第二階段，楊惠姍創作了兩百公分高的琉璃（LIULI）千手千眼觀音，成為全世界至今最大的琉璃佛像造像。

2013年，今生大願歷時至第17年，這項行為藝術創作仍在持續進行中。一如佛光緣美術館館長如常法師所說：「楊惠姍最大的成就，是藉由創作讓所有的人得到了平安、光明與吉祥。」千手千眼觀音行腳紀錄，於亞洲巡迴展出超過11年，從敦煌、上海、台北、台中到新加坡，中國西安法門寺、高雄佛光緣美術館、佛陀紀念館普陀洛伽山觀音殿，藝術家傾注生命，無私的創作熱情，已締造了上百萬人次的感動。

「今生大願」的最終，楊惠姍希望燒製出一尊高四百五十公分高的琉璃（LIULI）千手千眼觀音像，1987年，1996年，2013年……，將第三窟壁畫立體重現的決心，逐步實踐；對楊惠姍來說，在人間實現一份不可能的慈悲，這個今生大願，永不休止。



楊惠姍於敦煌石窟第三窟元代千手千眼觀音壁畫前。

敦煌位於古代中國通往西域、中亞和歐洲的交通要道——絲綢之路上，是漢唐王朝和西域的分界點。東來西去的僧侶、商人、平民百姓，無論窮富，代代相傳，傾力開鑿石窟，修建佛像，繪製壁畫，留下了一千四百年來宗教的慈悲力量，創造出了燦爛輝煌的敦煌文化。



楊惠姍創作千手千眼觀音像紀錄

千手千眼千悲智

2006年，第一階段完成以琉璃（LIULI）燒製出高一百分的千手千眼觀音——「千手千眼千悲智」，這尊琉璃觀音是敦煌第三窟壁畫首次以琉璃材質立體呈現，堪稱是楊惠姍對於水晶琉璃脫蠟鑄造技法的極致表現，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脫蠟鑄造的琉璃佛像。

2008年，被列入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New Glass Review》重要記錄之中。

2010年，為World Expo世界博覽會中國館永久典藏。

第四尊千手千眼觀音像

2011年，第四尊千手千眼觀音像，以玻璃纖維（POLY）製成，480cm(僅觀音像高度)，現典藏於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普陀洛伽山觀音殿」。

第三尊千手千眼觀音像

2000年，第三尊千手千眼觀音像，以玻璃纖維（POLY）製成，250cm(僅觀音像高度)，347cm(含蓮花底座及背光高度)。

2000-2003年，隨「今生大願——楊惠姍的千手千眼觀音展」展出於台北/台中/高雄/新加坡。2005年，琉璃藝術博物館常設展，展出於中國上海。2009年，展出於佛光緣美術館及西安法門寺，現典藏於佛光山。

第一尊、第二尊千手千眼觀音像

1999年，第一尊千手千眼觀音像，玻璃纖維（POLY）製，95cm(僅觀音像高度)為木樹土原型，於921地震中損毀。

2000年，第二尊千手千眼觀音像，160cm(僅觀音像高度)，隨「千年敦煌今再起——楊惠姍現代中國琉璃藝術展」展出於中國甘肅敦煌研究院，現已於敦煌研究院永久典藏。





「我希望能以琉璃永留千手千眼觀音」

——楊惠姍



透過楊惠姍的今生大願，元代千手千眼觀音壁畫重新以琉璃材質再現，從平面轉換至三度空間的立體塑像，無法於壁畫中取得的立體化細節：四面法相的五官比例、全身上下每一個部位的寬度、厚度、每一隻手的微妙姿態、每一隻手臂之間的距離、美感……，只能憑藉藝術家極其細微的觀察力、耐心和創作力，楊惠姍以近乎信仰的意志，一次又一次，重頭一點一滴地將千手千眼觀音捏塑成型。

2012年，兩百公分的琉璃千手千眼觀音燒製工程浩大展開。這是現代琉璃創作史上的創舉，燒製過程步步驚心：55立方公尺的巨型窯爐，3噸的石膏、1噸水製成的石膏模，4000公斤的琉璃晶質料，100多位的琉璃工藝師，7,012小時的漫長守護……。今生大願，對楊惠姍而言，是一趟必經的慈悲與智慧的修行。

南無大慈大悲觀自在菩薩，
千手千眼願度盡世間苦厄。





是什麼讓觀音的眼神能如此超然？如此悲憫？垂憐的目光，無須多言，靜靜地自述著祂的莊嚴與慈悲。讓人想起楊惠嫻在雕塑時，工作室裡的安靜無聲，時空像是被凝結般，藝術家眼中只有眼前正在進行的工作，沒日沒夜地做著。她將人生走過的所有憂苦，深沉而內斂地，呈現在觀音的法相上。

當我仰望，當我凝視
所有的苦痛都不再苦痛
所有的悲傷都不再悲傷；
世間萬物皆有盡，
唯有祢的悲憫是如此無窮。

千手中有千眼：
千眼有觀照之明，
能看盡娑婆世界；
千手有護持之力，
能救拔芸芸眾生。



此手印為「與願印」，
又稱施予印、施願印或佈施印。
觀音菩薩以此寶手迎接眾生，
表示以普度眾生的慈悲心順應眾生的祈求，
給予眾生所需。

對楊惠姍而言，
生命是一條黝暗的甬道，
琉璃的佛像，
在另一端發光。

「到時候，我已經六十八歲了。
希望，我有能力造一個我想了很久的清靜空間，
琉璃蓮花磚遍地，
千手千眼琉璃觀音像，
就立在太陽光裡，立在月光裡。」

做得到嗎？
「只要一直想，就一定能做得到。」



楊 惠 姍 Loretta H. Yang

1952 年生於台灣台北

中國現代琉璃藝術奠基人和開拓者

曾任中國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玻璃藝術學系顧問教授

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玻璃美術館示範教席

法國馬賽 CIRVA 玻璃藝術中心任示範教席

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客座授課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創辦人

台灣電影界著名的表演藝術家

兩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

楊惠姍，1970 年代台灣知名電影表演者，以電影作品《小逃犯》和《我這樣過了一生》，連續兩年獲得金馬獎最佳女主角肯定，並以《玉卿嫂》獲得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殊榮，為當時台灣電影界最重要的表演藝術家之一。

楊惠姍延續表演藝術上的成就，於 1987 年投身中國現代琉璃藝術，創立琉璃工房，一路從摸索、實驗到創作出令人激賞的作品，以「脫蠟鑄造法」的工藝技法與豐沛的人文哲學思想，讓中國琉璃藝術在失落千年後，再度以現代琉璃的創作受到國際矚目與肯定，被譽為中國現代琉璃藝術的前衛推動者。2010 年更獲邀至美國康寧博物館開設琉璃藝術大師工作坊，成為首位於康寧授課的華人女性玻璃藝術家。

張 毅 Chang Yi

1951 年生於台灣台北

中國現代琉璃藝術的奠基人和開拓者

曾任中國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玻璃藝術學系顧問教授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創辦人

台灣著名的短篇小說家

台灣新銳電影導演的重要代表

台灣金馬獎及亞太影展最佳導演

19 歲即成為當代備受矚目的短篇小說作家，曾以《源》獲亞洲影展最佳編劇；1984 至 1986 年間，導演了《玉卿嫂》（1984）、《我這樣過了一生》（1985）以及《我的愛》（1986），影片中所傳達女性複雜的內心感情世界，為台灣電影寫下輝煌的一頁。其中《我的愛》榮獲美國紐約綜藝雜誌年鑑，評選為台灣電影百年（1895-1995）十大電影傑作之一；另以《我這樣過了一生》分獲金馬獎和亞太影展的最佳導演獎。

1987 年，張毅決定投入現代琉璃藝術的創作，創立台灣第一個琉璃藝術工作室，美國紐約時報將其評論為「亞洲 Studio Glass 運動之父」，強調現代琉璃藝術與傳統工藝美術創作概念，對「人」、「生活」和「文化」有獨特的觀察與主張。2001 年，以「在生活裡引進東方美學」的概念，成立 LIULI LIVING，期許能建立一種具有文化民族風格，在國際上呈現出當代生活的東方美學。2005 年，琉璃工房以 LIULI LIVING 「中國設計」的概念，獲得香港設計中心所頒發「DFAA 亞洲設計大獎」之「最具影響力總體設計品牌獎」。

張毅的創作不僅強調現代藝術的創作基本概念，且涵蓋強烈傳統思維，其中包含蘊藏於中國倫理及宇宙概念的古老圖騰，創作之中深見民族情感。琉璃工房在其藝術和文化視野下，成為華人現代琉璃藝術在全球的先驅與重要推廣者，為當代琉璃藝術開創新局。



典藏紀錄

- 1993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China
金佛手藥師琉璃光如來 / 阿彌陀佛
藥師琉璃光如來 / 悲憫
金玉滿堂 / 93 年登高
- 1995 日本奈良藥師寺
Yakushiji Temple, Nara Japan
藥師琉璃光如來
- 1995 中國上海美術館
Shanghai Arts Museum, Shanghai China
三十六佛手
- 1996 中國香港徐氏藝術館
Tsui Museum of Art, Hong Kong China
金佛手藥師琉璃光如來
- 1997 美國華盛頓特區國家女性藝術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
Washington D.C. U.S.A.
大願
- 1998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China
天地之間 / 生生不息
大放光明
- 1998 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London U.K.
並蒂圓滿 / 大放光明
- 1999 中國廣東美術館
Guangdong Museum of Art, Guangzhou China
人間八仟億萬佛
- 1999 中國深圳關山月美術館
Guanshanyue Art Museum, Shenzhen China
大圓鏡智
- 2000 中國甘肅敦煌研究院
Dunhuang Academy China, Gansu China
亙古之敦煌 / 千手千眼觀音
- 2000 墨西哥蒙特利市玻璃博物館
Museo del Vidrio, Monterrey Mexico
清泉映蘭
- 2001 美國寶爾博物館
Bowers Museum, CA U.S.A.
大願
- 2007 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NY U.S.A.
澄明之悟
- 2007 美國紐約藝術與設計博物館
Museum of Arts & Design, NY U.S.A.
澄明之悟
- 2010 丹麥埃貝爾托夫特博物館
Glasmuseet Ebeltoft, Denmark
春之舞
- 2010 世界博覽會中國館
World Expo China Pavilion
千手千眼千悲智 / 千一自在
- 2011 台灣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Fo Guang Shan Buddha Memorial Center, Taiwan
千手千眼觀音
- 2013 北京中國美術館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China
且舞春風共從容 / 不可說自在



佛陀紀念館 www.fgsbmc.org.tw 琉璃工房 www.liuli.com